

莊俞著

我
一
遊
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莊
俞
著

我
一
遊
記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92138)

我一遊記一册

每册定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 者 莊 俞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應 齋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各埠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大

弁言

我。我之別字也。我一遊記。即我一在旅行中所作之遊記。與詩其他不涉也。當予少時。舉八股試帖。不成。改學散文及近體詩。垂老又不成。以性好遊。每歲春秋必呼朋邀侶。一至山水勝地。登山必達巔。遇水必買渡。所至流連。久客滬。故星期常作近地遊。朝出而夕返。京滬滬杭甬兩路稍有風景可言之站。皆有予之足迹。外省則七入正陽門。遠登八達嶺。御風於萬里長城。三上泰山絕頂。三謁孔子林廟。品泉於玉泉晉祠虎跑中冷惠泉。入溫泉浴於湯山東葛箱根。觀瀑於三疊馬尾黑龍潭及日本。食鮮鱒於富春江。西湖則管領三十餘次而未厭也。以終年閉戶工作之人。偶得遨遊。不啻出籠之鳥。自由自樂。以所聞見。寫爲詩或遊記。固自知其詩不類詩。文不類文。然友人見之。輒攫登月報雜誌。彌覺汗顏。日積月累。可以成冊。顧二十餘年間。遊而未作詩與記者。實居大多數。或有記無詩。或有詩無記。或既有記又有詩。或一地而不僅一記。一詩。蓋有興感。則抒性寫情。遂成文字。尙非無病而呻。況我之作也。祇求意明詞達。不拘形式格律。甚至失調失韻。俚詞俚句。皆所不顧。要以不撒誑。不泥古。不重考據。

不務曲奧以自律。倘有以作風如何。派別如何。議我者。將愧煞我矣。夫出遊。至有益於身心學問之事也。以前交通未暢。機關未備。費時間。損金錢。旅行苦之。時移勢易。路政修明。且有旅行社旅行團招待所等之組織。我以老而病。不復能遊。深願同志勿失之交臂。語云。百聞不如一見。欲廣知識。拓思想。舒精神。鍊筋骨。實地考察。採集標本。惟出遊是賴。由是而詩料得。文思新。故足不出戶。可以終歲無一詩一文。出遊則隨處感興。且易優勝。此我一遊記之所由成也。然而風雲變幻。陵谷變遷。人力建築。更有朝不保夕之慮。往往今日所記。已非昔日之所見。昔日所記。已非今日之所存。則並列之。尤足以資參證。詩與遊記固無可以新舊爲棄取也。茲編大致以類爲歸。每類之中。以時代爲先後。俾便省覽而已。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莊俞識。

目錄

焦山北固山記	一
鄧尉山靈巖山記	九
天平山記	一九
虎邱記	二一
虞山記	二三
陽羨記	二六
南京詩一首	三一
東葛詩一首	三一
徐州詩三首	三二
江都詩六首	三二
西湖記	三四
西湖詩二十七首	四七
海寧詩二首	五二
天目山記	五三
天目山詩十三首	六三
廬山記	六八
廬山詩八首	七八
晉祠記	八一
太原詩六首	八八
開封詩三首	九〇
京華記	九一
一 京師圖書館	九一

二 農事試驗場	九四
三 孔子廟國子監	九八
四 雍和宮	一〇〇
五 十刹海	一〇一
六 陶然亭	一〇二
七 地壇	一〇三
八 天壇	一〇四
九 先農壇	一〇六
太和殿武英殿記	一〇七
南海中海記	一一二
京華續記	一一八
舊都新記	一三六

一 中山公園 附詩八首	一三六
二 故宮博物院 附詩十二首	一三七
三 古物陳列所 附詩一首	一四七
四 浴德堂 附詩一首	一四七
五 景山 附詩一首	一四八
六 南海 附詩三首	一四八
七 北海 附詩三首	一四八
八 歷史博物館 附詩一首	一四九
九 天文陳列館 附詩一首	一五〇
十 國立北平圖書館 附詩二首	一五一
十一 玉泉山 附詩二首	一五一
十二 臥佛寺 附詩二首	一五二

十三	碧雲寺附詩二首	一五三
十四	長椿寺附詩二首	一五三
十五	鹿巖精舍附詩一首	一五四
十六	靜宜園附詩三首	一五四
十七	頤和園附詩四首	一五五
十八	天然博物院附詩二首	一五六
	戒壇潭柘記	一五八
	居庸關記	一六六
	十三陵記	一七〇
	北京聽王弦子記	一七二
	北京看花記附詩二首	一七五
	岐陽世家文物展覽會記附詩一首	一七八

	洪承疇文物展覽會記附詩五首	一八〇
	河北第一監獄記附詩二首	一八二
	濟泰記	一八五
	重遊曲阜泰安記	二〇六
	濟南詩一首	二二二
	曲阜詩八首	二二二
	泰山詩五首	二二五
	青島詩六首	二二七
	探梅詩十五首	二二八
	東遊詩十六首	二三二
	附錄	
	五十日之馬蹟山避暑記	二三七

我一遊記

焦山北固山記

夙聞京口有三名山曰金曰焦曰北固。去歲有朋輩往遊歸。獨繩焦山之勝。謂流連十日。猶不願遽去。遊興爲之勃然。辛亥暮春。以事旋里。偶與佩孚述之。佩孚欣然。旣而語之幼蓉思緘兩先生。皆願結遊侶。乃於二十二日下午。附滬寧汽車去鎮江。傍晚抵站。乘肩輿至大觀樓旅館。館臨江。風帆往來。歷歷可數。適葆良先生因公駐此。審余等來意。爲預定紅船。紅船者。救生局所備之救生船也。大江風浪。常爲人患。特設此局於焦山。專司救濟。局員一船十數。每船水手五六。皆習水性而善泅水術。故溺者常賴以生。但水患不時有。舟子閒居。官民可役之以奔走遊事。遊者未嘗不可雇他舟。特紅船較穩適耳。局例不得取船資。實則事畢必酌給銀幣兩枚。名曰賞錢。而舟子又必加給若干。名曰酒錢。不取則不

取。然取之顧如是。胡不訂定規則。俾遊者有所適從耶。此亦陋習之當革者也。

翌晨臥尙未起。紅船已泊江干。九時放棹。日光淡淡。清風習習。山色蒼蒼。江流汨汨。舟子張帆罷。袖手錯坐而嬉語。乘風進行。頗覺安適。佩孚時吟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之句。可以想見當時之景況矣。移時。遙望巋然一山。林木葱鬱。聳乎中流。常與吾舟作對面觀。固不待言而知爲焦山者矣。

焦山在鎮江丹徒縣東大江中。周圍不三里。迤邐幾及五里。故名譙山。又名樵山。漢末有焦光隱於此。三詔不起。後人重之。遂易焦名。旋以年遠。焦又隱士。故其名至今有異說。或謂名先字孝然。或謂名光。與先非一人。隱焦山者實名光。宋祥符六年。有封漢隱士焦光詔。今從之作焦光。不得謂爲誣也。但以不愛名而隱。卒以隱而名。且至今不衰。稱焦山者。雖不必人人知以光名。今而後祇知有焦山。而不知有譙山樵山。則斷然也。是豈光之始料所及者。光而有知。其以爲幸歟。則非隱之本旨。以爲不幸歟。則非己之所能主。今之士大夫。方感感以不得死所爲慮。苟得名山而主之。生以安其身。沒以安其靈。欲謂之不幸而不可也。

自江濱至山。舟行約一小時有餘。抵麓。泊舟於定慧寺之前。焦山僧寮。號稱三十二家。而以定慧寺爲

之長規模壯麗。僧侶亦最多。其他率稱菴而不稱寺。今且衰歇者不一家矣。定慧寺門當大江。寺前有坊。題漢三詔處士數字。初入院甚廣。正面爲殿。蒼松古檜。森列兩偏。向左行。迴廊繚繞。禪房幽深。廳事內有周無專鼎一。漢定陶鼎一。漢盃一。銅鼓一。登枕江閣。亦稱退思齋。前後皆樓。有廊四通。前樓三面皆明窗。仰觀則孤峯對眠。青蒼一色。蓋隔江爲象山也。俯視則大江東去。銀濤倏起倏落。無頃刻閒焉。蓋樓建江渚。潮聲固繞樓而鳴也。後樓有彭剛直公遺像。剛直統率長江水師時。以此爲避暑之所。故手題聯額甚繁。嘗憶其一聯云。彭郎之至自澎浪。焦光而後有椒山。（楊忠愍公亦曾駐節於此）可謂古今人豪。陶冶一爐矣。樓左有小閣。凸居一隅。面江背山。尤饒勝致。茗坐其間。不覺滌蕩俗塵幾許。僧出示楊文襄公玉帶。紅錦爲質。上綴方寸之玉若干枚。雕鏤不見精。有謂爲僞品者。又示以乾隆平定臺灣圖。係木版印刷物。圖意殊失高雅。而鐫刻精細。今殆罕有之矣。僧款留午餐。余等以爲時尙早。卻之。僧不悅。致此間尙有楊忠愍公墨蹟。不復出示。余等急欲一觀。瘞鶴銘殘石。僧卽導之下樓。匆遽間亦未及索觀。殊憾事也。

瘞鶴銘相傳爲漢代遺石。舊刻於山麓。江水浸蝕不輟。越年旣久。崩裂江中。宋淳熙間嘗挽出之。不知

何時復落於水。康熙甲午，湘潭陳鵬年僑居京口，募工遷出僅五石，置諸定慧寺西偏，伽藍殿之旁，甃成碑形，構方亭以貯之。四壁所鐫歷代名人字畫殆徧，有東坡小像，峨冠博帶，神致宛然。大抵皆有搨本。僧言瘞鶴銘摹搨最難云。按此銘稱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潤洲圖經指爲晉王右軍義之筆。蘇子美、黃魯直多以爲然。歐陽公以爲不類，義之而類，顏魯公又謂顧況道號華陽山人，然況不稱真逸也。東觀餘論疑爲梁陶宏景，然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亦不稱真逸。錢塘吳錫祺則斷爲唐以前人所書，可無疑也。

出定慧寺左行，經碧山海門兩菴，入玉峯菴。小憩菴內，房屋不多，尙清潔可坐。焦山各種碑帖皆在此發售，大小不下百數十種，而瘞鶴銘尤爲珍品。精搨常搨，優劣迥別。常搨每張僅值小銀幣四角，稍精者值大銀幣一元，最精者則值大銀幣十元，值十元者，每兩字一搨，字之姿勢、墨之濃淡、洵美且精。比較則已，苟與常搨一比較之，莫不欲舍彼取此，惜值之昂，非寒士所能得耳。

玉峯菴對面爲松寥閣，風景絕佳，曩嘗燬於火，清光緒季年鳩資重建，左屋三楹，精雅而軒爽，曲欄之外，卽爲大江，賈舶魚艇揚帆而過，水鳥三四，時窺簾隙，回眸一瞥，水色眩耀，驚濤直走於履，寫間矣。右

爲樓亦三楹。几案帳榻咸具。爲平時供遊客之暫駐。夏日頗有來此避暑者。端方有佳處留菴之題額。聞舊有關帝廟亦名佳處亭。取東坡爲我佳處留茅菴之義。今廢。址已不可覓。端方移題於此。殆亦存古之意歟。僧出示王夢樓快雨堂詩草手卷。初爲端方所藏。以詩意與焦山有關涉。遂藏之閣中。名公鉅卿文人雅士。賡續題名。已歷數帙。思緘先生亦題來遊月日於上。僧且研墨以求書。時已午後二時。遂午餐於此。

由松寥閣而西。經友竹香林石壁三菴而至自然菴。廊院曲折。臺榭清幽。頗多名人聯額。僧出示龍蛋形橢圓如鵝蛋。然徑大約四五寸。外有紋。一端鑿小孔。視其內部。暗而有微光。後聞葆良先生謂爲駝鳥子。殆信。壁懸明太祖遺像。深目隆準。口大脣凸。與坊間所傳無殊。往歲嘗見同鄉黃旭初先生摹繪。天一閣歷代名人遺像。則此爲元世祖忽必烈。所謂明太祖貌清腴。美鬚髯。然聞之葆良先生。安徽皇覺寺中石刻太祖像不一。與自然菴所見相同。究不知孰是也。

自然菴之西爲海雲菴。更西爲文殊閣。向之遊者。常憩息於此。是日過之。朱扉雙扇。遂不入。其旁爲防營駐守之所。定慧寺西面之遊。盡於此矣。

登岸以後，徧遊各地，皆在山麓，折回向東行，過定慧寺門外，及枕江閣牆下，拾級而上，經水晶海西兩菴，海西卽焦公祠，山僧奉祀焦光於此，有光像，其爲後人臆造無疑也。樓屋兩進，不甚宏廣，然雕鏤粉刷，正在施工，使余遲數月至，必煥然悅目。余之感情，或將大異於今日者。見有橫額，上書梁節菴先生讀書處，所謂節菴，非今日鼎鼎之梁鼎芬星海者乎？此額不知懸諸何所，殆欲與焦處士爭美於名山已。

更上爲觀音崖，過夕陽樓而至大觀臺，大抵神龜佛閣，無可流連，惟大觀臺之後，土木方興，原有樓閣，亦正在修葺，他日若不爲神鬼所佔，則亦一佳境也。舍大觀臺直走焦隱洞，已至半山，穴深不一丈，構以亭，亦有焦處士像，相傳卽處士隱居處，徒步至此，微有倦意，清風時送，水聲不絕，洞中有椅，藉以稍憩，自此更上，階齒整齊，遙望之，不知其高幾許也。佩孚止於此，余等三人復登之，歷二百餘級，是爲焦仙嶺，右望大江，曲成三角口，嶺上置一礮臺，巨礮三尊，礮身頗明潔，圍以木柵，是殆軍士平日演習之所，有一兵率二犬守之，余輩行其前，犬唁唁不已，兵則坐柵旁，精神困頓，叱犬勿吠，噫，吾固知兵之叱犬，恐犬之驚客也。然犬固實行防守之責，絕無倦容，實愈於兵也。更行百餘步，卽至吸江亭，或謂以對

於金山之吞海亭而名。卽鎮寺塔之舊址。塔廢。建亭。舊稱四面佛亭者。卽此。緣梯而上。材木多腐朽。風盛則支支作響。深望有起而修理之者。旣登。推窗四顧。圖山峙於左。北固聳於前。長江形勢。宛然在目。蓋踞山之絕頂矣。亟下山。佩孚獨坐焦隱洞以待。相將登舟。復順道爲北固遊。

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歸舟至中途。見有石壁高聳江濱。其上樓閣錯峙。若有幽居深院在者。卽北固也。上岸處階級少修整。繞行僻徑。方得登山。有石級不甚高。迎面一鐵質廢塔。龔讀平江李元度遊記。謂其高十餘丈。今則存者僅兩級。由此上行。長廊而斜坡。不啻數百步。廊壁鐫天下第一江山六字。大可五六尺。姿態雄勁。洵不易得。明延陵吳琚筆也。上有門。意欲叩之入。仰見一額題彈指不勞四字。則其雖設常關。可恍然矣。乃下。由廊之中部折而右行。經舊行宮門外。至甘露寺。寺建於吳赤烏年間。前清半燬於寇。彭剛直公修建之。正門亦嚴扃。自側門進。幽暗中審一佛殿。殿旁廳事。可以休憩。更入則曲欄小軒。明窗淨几。皆具勝致。登江聲閣。俯瞰大江如長虹匹練。金焦兩山。左右競聳。而濃淡迥殊。余憑欄久之。審夫北固之地勢。如臥虎之盤踞江上。遙與金焦相犄角。內足以固京口。外足以蔽江南。宜乎三國以還。指爲重鎮。今若以觴詠之場目之。緬想米蘇之風韻。載酒賦詩。消遣俗慮。則失之地利。

也矣。下樓復左行，徘徊於彭剛直公諸祠之前，祠皆面江，有二三小院，雜植花草甚盛，時則江潮大起，夕陽送人，遊興亦告盡矣。惜乎金山近在咫尺，間而不及一登臨也。

鄧尉山靈巖山記

吳中盛稱鄧尉之梅。文人雅士莫不求一日閑。登山觀賞。俗冗如我。亦夢想十年矣。屢約屢輟。吳君和士有舊約之一也。復倡議。遂定丙辰正月十日往。雇定陳萬財舟。三日價八元八角。整旅具。招旅伴。得王采南馬伯龍戴劼哉沈采山及和士介弟悌成與余凡七人。王君爲省立第二農校教員。去歲曾率學生作修學旅行。馬君則常往來於木瀆光福間。諳悉茲山情事。故此遊得兩君益不尠。先一夕。集於閭門外惠中旅館。十一日晨八時。在太子碼頭登舟。行至胥門外。悉老公茂輪船局有專開木瀆之小輪。若附之行。可減少時間。小輪往來胥門木瀆日凡四次。午前九時及午後一時自木瀆開。午前十一時午後四時自胥門開。乃茗坐萬象春茶樓待之。十一時起輪。馬君與局中人素相識。往來拖費僅四元。午後一時抵木瀆。胥門至此號稱三十六里。復棹槳前進。九里至塘灣。又九里至善人橋。又十八里至光福。合計之爲七十二里。實則六十里不足。如遇逆風。民船竭一日之力。或不能達光福。卽達光福亦須晚間。余等以小輪拖帶。故午後六時卽至光福鎮。泊舟於光福塔下。晚餐後。登岸步月於山麓。夜